

子仪降生 大历八十日
无极神僧止其啼 预言『拯救大唐者，此儿也』
萧玉寒◎著

玄門大師系列



郭子仪

破译兴唐一代名将神兵秘符

传奇



传奇 郭子仪

玄門大師系列

团结出版社
萧玉寒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郭子仪传奇 / 萧玉寒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2.2

(玄门大师)

ISBN 7-80130-555-8

I. 郭... II. 萧... III. 郭子仪(697~781)—传记

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3121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[电话: (010)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6524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3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印张: 18

字数: 256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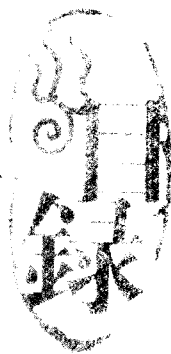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 2005 年 1 月 第 2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555-8/K · 157

定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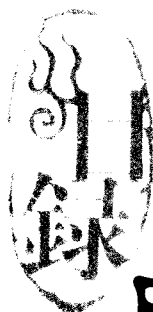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篇

栋梁之才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老蚌生珠 | 2 |
| 第二回 | 莲花龙脉 | 14 |
| 第三回 | 猪头龙身 | 24 |
| 第四回 | 无极神僧 | 34 |
| 第五回 | 九宫奇阵 | 45 |
| 第六回 | 惊世神功 | 55 |





中篇

危机四伏

第七回	天机异兆	66
第八回	叱咤后宫	76
第九回	贵妃入宫	93
第十回	神算救人	103
第十一回	共赴武考	112
第十二回	并列状元	123

下篇

收复长安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回 | 请求戍边 | 138 |
| 第十四回 | 一着先机 | 154 |
| 第十五回 | 安史之乱 | 165 |
| 第十六回 | 平息叛乱 | 176 |
| 第十七回 | 保卫太原 | 185 |





附

关于郭子仪的另一种传说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回 | 怒斗女帝 | 192 |
| 第十九回 | 诡秘陵墓 | 206 |
| 第二十回 | 元神出窍 | 218 |
| 第二十一回 | 以龙导龙 | 234 |
| 第二十二回 | 姐妹情仇 | 245 |
| 第二十三回 | 妙助玄宗 | 256 |
| 第二十四回 | 怒犯天机 | 262 |
| 第二十五回 | 催花妙剧 | 273 |



上篇

栋梁之才

郭子仪降生后大哭八十天，世外高人无极神僧的知音歌，止住了婴儿的哭声。神僧凝视婴儿，虽哭声不止，但并无半点泪水，长相极英武不凡，浓眉高鼻，口边棱角分明。灰袍老僧心中一动，不由暗道：吾不惜奔走万里，欲寻一拯世救民的英杰之才，辗转十载，不料竟于今夜欣逢也。

老蚌生珠

第一回

月黑风高，天星寥语。

在华州郑县（今陕西华县）的一间古朴大屋内，忽地传出一阵宏亮的婴儿哭啼声。这哭啼声自响起后，便无休无歇，连响了八十个黑夜和白天。

这间大屋的男主人姓郭名敬之，他的妻室周氏，夫妇二人，年已届四十，才忽然诞下一位男婴，这当真是典型的“老蚌生珠”，也不知是忧愁还是高兴。高兴的是郭家有后，终于有血脉承继香火，忧愁的却是郭氏夫妇已近中年，眼见时日无多，也未知是否来得及把娃儿抚育成人？

婴儿一连哭了八十个日夜，直把郭敬之哭得心烦意乱，绕室乱转，口中喃喃地道“哭！哭……怎的不肯停一停？怎的是好？”

郭夫人周氏抱紧婴儿，心疼得泪流满面，连声嚷道：“老爷啊！孩子再哭下去，便好人也哭坏了，快想个办法救救他啊！”

郭敬之急得跺脚道：“办法？你以为我没办法，你也知道，郎中请来了十位，银两花了大笔，但均束手无策，昨日那位最有名气的老郎中，更摇头叹道，怪！怪！……最后连药方也不肯开，诊金也不肯要，便见鬼似地走了……这……这教人尚有什么办法啊！”

就在此时，外面却忽地传入一阵唱声，道：“两镜交光处，一火飞红心，清凉落影时，彼此是知音……”说也玄妙，这“知音”二字传入时，郭家婴儿的哭声忽地一顿，似已领悟“知音”二字的奥妙，虽然稍一顿又哭啼不止，但这细微的一霎那异象，却被心细如发的郭夫人周氏捕捉住了。

周氏忙道：“老爷啊！快到外面看看，是谁在唱那‘知音’歌啊！”

郭敬之迷惑道：“那只是疯人唱疯歌罢了，看他怎的？”

周氏嗔道：“你不见娃儿的哭声停了一会儿么？他似乎听懂那人唱的歌意啊！他快要哭死了，便一根稻草也要抓紧啊！”

郭敬之无奈，只好走出屋外，在月黑暗影之下，但见一位灰袍老僧，也不知他年纪多大，他从何处来往何处去，更不知他疯疯癫癫的唱的是甚“知

音”歌。

郭敬之又惊又奇，只好向老僧拱手道：“大师，你唱的是‘知音’歌么？”

灰袍老僧歌声一顿，目中精光乍闪，但稍纵即逝，和颜慈目地微笑着：“噢？施主怎知老衲唱的是‘知音’歌呢？”

郭敬之苦笑道：“我怎会知道？只是内子被小儿哭昏了头，催我出来问一问大师罢了。内子说，大师的‘知音’歌，曾令小儿的哭声停了停，小儿似乎听懂大师的歌意呢，当真奇哉怪极，为甚会如此呢？”

灰袍老僧呵呵笑道：“老衲领悟令郎的哭声，令郎听懂老衲的歌声，因而‘彼此是知音’，如此而已。”

郭敬之见灰袍老僧饶有深意，不由惊喜道：“大师似预知小儿的危状，未知大师是否可以相救一二？”

灰袍老僧欣然道：“老衲与令郎有缘，因此千里相会，怎会坐视不理？施主且领老衲进内看看，然后再细说好吗？”

郭敬之此时已急得六神无主，见灰袍老僧有解救之意，哪会说不好，他此时只怕连一根救命稻草也死死抓住了，郭敬之当下连声道：“大师请！大师请！”

灰袍老僧微微一笑，也不发话，跟随郭敬之便走进屋内来了。

郭夫人周氏此时正抱着怀中的婴儿，在大厅中团团转，眼中的泪水不停地涌出，瞧她的样子，若要她以生命换回婴儿的平安，只怕她也千万个愿意。

她一见走进来的灰袍老僧，连想也不想，便连声求道：“大师啊大师，他！他似乎听得懂你的歌声呢，求大师快施妙法救小儿啊！”

灰袍老僧走前两步，目中精光灼灼，凝神向周氏怀中婴儿看去，只见这郭家婴儿虽然哭声不止，但并无半点泪水，长相极英武不凡，浓眉高鼻，口边棱角分明。灰袍老僧心中一动，不由暗道：吾不惜奔走万里，欲寻一拯世救民的英杰之才，辗转十载，不料竟于今夜欣逢也，可惜其祖脉受煞，他已被煞气侵体，惶恐不已，才痛哭不止。吾若不以大法相助，只怕这一代英杰之才，便非要在痛哭声中夭折不可了。

灰袍老僧心念电转，当下也不犹豫，转身问郭敬之道：“施主的祖坟地尚在么？”

郭敬之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心道：这大师好不古怪，他进来施法制止婴





儿哭声罢了，怎地却先打探我郭家的祖坟墓地？

他无奈只好回道：“大师，我郭家世代居此，先祖三代皆葬于同一处，那祖坟之地当然尚完好无缺啊！大师问这怎的？这与小儿的哭啼并无干连啊！”

灰袍老僧不管，反而沉声道：“请问施主，令郎是否已哭了八十个白天黑夜了？”

郭敬之失声道：“是啊！但大师怎的知道？”

灰袍老僧意味深长地微微笑道：“观察印堂，令郎印堂隐伏红紫，此乃贵气之象，可惜他的‘山林位’有煞气直犯印堂，按煞气之长短计算，令郎自出娘胎即受煞侵而哭，必已历八十个白天黑夜矣！”

灰袍老僧说到此处，忽地微叹口气，道：“若被煞气侵入印堂，令郎生命必定夭折，届时便神仙难救矣！”

郭敬之夫妇一听，急得异口同声道：“大师，何谓‘山林位煞气’？又如何去破解呢？万请大师不吝赐告！”

灰袍老僧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乃佛门中人，岂有见危不救之理，况且令郎与老衲有缘，老衲又怎会有所隐瞒呢？只是欲救令郎非一时可就，须天时、地利配合，因‘山林位煞气’，亦即你郭氏一脉的祖坟受煞，延祸于子孙血脉。若要化解，必须替你郭氏先祖另觅吉地，一来破解令郎所受煞气，二来亦可藉地脉之力，荫佑令郎的大贵前程。”

郭敬之夫妇眼见灰袍老僧无意中已露了一手神通，当下哪还敢存疑惑，连忙向灰袍老僧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小儿是郭家的惟一血脉，若有闪失，郭氏一脉便从此断绝，万望大师搭救，搭救！”

灰袍老僧微一沉吟，他似乎亦意识到郭家婴儿已处危急关头，生死一线，已刻不容缓，当下便不再犹豫，断然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请郭施主引路，老衲这便先上你郭家祖坟地一察吧！”

郭敬之哪敢怠慢，当下连忙引领灰袍老僧，走出郭家古屋，再向北走十里。灰袍老僧此时已乍闻哗哗流水响声，他久历江湖，见多识广，略一审察四周地物环境，便知北面的河流，必是有名的渭河了。他不由皱了皱眉，心道：若郭家的祖坟位于渭水之畔，那便难怪其子孙惨遭如此猛烈煞气所侵害了。

灰袍老僧心念未了，突见一道宽阔河流，横在眼前，河中黄浪翻滚，滔天盖地，自西面咆哮奔腾倾泻下来。

郭敬之伸手向河畔的沙滩一处丘陵地一指道：“大师，我家祖坟，便位于河畔丘陵上了。”

灰袍老僧随郭敬之走上丘陵，果见一座土坟，在丘陵的北面耸起，墓碑正向着近处的渭河，墓碑上书“郭公方正之墓”六个黑漆雕字。

郭敬之见灰袍老僧凝注祖坟，良久不语，神色肃然，似有甚惊人发现，不由大惊，急道：“大师！我家祖坟地有甚不祥之兆？”

灰袍老僧闻询抬起头来，目中精光灼灼，向前面距离不到半里的渭河望去，渭河咆哮浪声不绝于耳，他不由微微叹口气，道：“哎，施主祖坟虽处丘陵，但高低仅可与河中浪平，渭河起自西北黄土高原，挟带大量黄土，一泻千里，东行汇入黄河，虽有气势，但煞气甚烈，排空浊浪，直冲汝祖坟，其力其声，足以令汝祖宗元神不得安宁。日积月累，三代同墓，煞气奇重，汝郭氏一脉，不但人丁稀薄，且一代危于一代，行将灭绝，可怕之极！”

郭敬之一听，不由跌足叹道：“果然如此，我听先父说及，自太祖下葬此穴后，曾祖年不过六十即逝，祖父仅五十，先父仅四十五，即先后去世，果然是一代危于一代啊！不料到小儿这一代，更命逢夭折之厄，年不过八十日，天啊！这祖坟地脉煞气，为甚竟如此酷烈？大师啊！万祈救救吾郭家，大师恩德郭某全家永世不忘也。”

灰袍老僧微一沉吟，也没回答，他四面运目力望去，忽见距此地约三十里外一座山峰突耸于平原之上，远远便见紫云缭绕，气象万千。他心中不由一动，伸手向南面的山峰一指，道：“郭施主，南面那山，叫甚名堂？”

郭敬之是当地人，他向南一望，即不假思索便回道：“噢？那便是西岳太华山啊！太华山乃此地最佳胜地，大师欲上太华山一游吗？”

灰袍老僧微一点头，道：“老衲正欲上太华山一游，但必于一日内来回，希望能为郭施主寻获化煞妙法，郭施主且先返家，招请作工，准备家什，以便移葬汝家祖坟吧！吾去也！”

灰袍老僧话音未落，人已如苍鹰，展翅腾空而起，凌空猛一回旋，已远在数里之外了。

郭敬之目睹之下，不由一阵目瞪口呆，他暗叹口气，心道：今日郭家有





郭子仪

第一回
老蚌生珠

幸遇上不世奇人了，他当下也不敢怠慢，即便转身奔回家去，连夜邀集仵工，准备妥当，等灰袍老僧返回，便立刻移葬祖坟。

灰袍老僧风驰电掣，片刻便掠上远在三十里外的太华山莲花峰，但见峰如一朵盛放莲花，山中紫云缭绕，山下黄河、渭河、洛河九曲回环。

灰袍老僧不由欣然叹道：“天降大任于斯人，虽然劳其筋骨，但应天赐如此宏奇龙脉，集山水地力于一身，又何愁不能化其煞气，荫佑其无限前程哉？”

原来太华山有五峰，分别是云台、玉女、莲花、朝阳、落雁五峰，主峰恰好是莲花峰，其高几达八百丈，北瞰黄河，南连秦岭，奇拔峻秀冠甲天下。

灰袍老僧心中一阵欣喜，他纵目四顾，审察太华山莲花峰的地脉。只见莲花峰向天张开五瓣，正中之土呈紫色，连四周的山石也紫红一片。

灰袍老僧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如此地脉，岂非天造莲花，向天盛放之“莲花龙脉”象吗？但凡“莲花龙脉”所出之人，心性坚贞纯洁，犹如莲花之出污泥而不染，更天性耿直，有如莲梗，又周身有刺，令人肃然起敬，必可威震万人，实乃国家的顶天栋梁也！

灰袍老僧当下更不犹豫，身形疾掠而起，飘向莲花五瓣的正中花蕊处，右足一顿，手指连弹，指气激起碎石，纷扬而起，登时绕着灰袍老僧所站立的正中花蕊处，布成一个五行石阵，分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登时便把“莲花龙脉”镇住，再无所遁形了。

灰袍老僧把“莲花龙脉”镇住，当下也不再停留，即一掠而起，展开绝世轻功，一路掠下太华山莲花峰，他赶回华州郭家时，恰好是第二天的清晨时分。三十里山路，再加八百丈高的山峰，灰袍老僧一上一落，前后竟花了不到四个时辰，他的功力当真令人吃惊。

灰袍老僧赶回时，郭敬之果然遵从灰袍老僧的吩咐，邀集了四名仵工，准备一切应用家什，等着灰袍老僧。

灰袍老僧甚喜，他对郭敬之道：“好！很好！欲人救必先自救，郭施主与吾寻获的一大龙脉，果然甚有缘分，事不宜迟，这便前去起出你郭家先祖的遗骸，移葬上太华山吧！”

郭敬之也不敢多问，眼下他深知自己的小娃儿已命危旦夕，但能相救，便刀山火海他也要奋勇闯试了。当下他带着四名仵工，前去他郭家的祖坟挖

起三代先祖的遗骸，放入骨瓮中。

郭敬之把先祖骨瓮带回家时，已是第三天的早上，灰袍老僧吩咐郭敬之和四名仵工，先饱餐一顿，然后便由郭敬之抱着他的娃儿，娃儿仍在哭啼不止，吵得人心烦意乱。灰袍老僧却毫不讨厌，他吩咐郭敬之，别的事不必去分心，只须集中精神，保证娃儿的周全便是了。三个骨瓮，由四名仵工背着，手执挖土器具，由灰袍老僧开路，直向南面的太华山奔去。

郭敬之和四名仵工，均寻常的草野村夫，毫无武功内力可言，因此三十里山路，便花了整整一日一夜的时光。到达太华山脚时，已是第五天的清晨时分了。此时，距灰袍老僧在郭家现身，恰好是第七日，亦即郭家婴儿自出娘胎止，已整整哭了八十七日了，八十七日连续不停的哭啼，换了任何别的娃儿，只怕早就哭得气绝身亡，郭家婴儿越哭脸蛋儿越红，似乎气血大旺，当真古怪之极。

郭敬之不明所以，他双手紧抱婴儿，脸上却一片惊疑，就如他抱着的是一具怪物似的。

灰袍老僧却神色欣喜，因为他已可确证，太华山莲花峰果然地力雄厚，且郭家婴儿与“莲花龙脉”有甚深渊源，否则，他出生仅八十七日，绝不可能感应莲花峰雄厚的地力，小脸蛋儿越接近“莲花龙脉”便越红。

灰袍老僧心中欣然，他已确证郭家婴儿是万中无一的人选，他决计不能让他有任何损伤。灰袍老僧伸手接过郭敬之抱着的婴儿，右手抱扶，左手牵带郭敬之，一路攀上八百丈的莲花峰。

郭敬之等抵达莲花峰山脚，是正午时分，千辛万苦，攀上莲花峰巅时，已是午后的近晚时分了。

灰袍老僧微一沉吟，他也顾不得理会郭敬之和四名仵工的疲惫，伸手指着莲花峰巅的正中五行石阵，急道：“时辰将届，务必要在一个时辰之中下葬，快掘穴吧！”

郭敬之一听，也丝毫不敢怠慢，当下指挥四名仵工，便在莲花峰巅五行石阵的正中处，奋力挖掘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便挖出了一个方圆五尺、深五尺的墓穴出来，说也奇怪，越往下挖，挖掘出来的山土，其色便越红越紫，也不知是否受了感染，郭敬之和四名仵工，本已疲惫之极，便越挖掘，精力便越旺盛，到后来浑身的疲困竟如获神助般消失，代之而浑身有力。





郭子仪

第一回

老蚌生珠

如此花了不到半个时辰，宽、深各九尺的墓坑便挖好了。

灰袍老僧见状，欣然道：“快！把郭家先祖骨瓮下葬，墓碑待老衲替你造就！”

郭敬之连忙指挥仵工，把先祖三代的骨瓮，放入墓坑内，方位依灰袍老僧的吩咐，坐南朝北，恰坐靠浩瀚秦岭，面向九曲黄河，其气势的雄浑，天造地设，无以复加。

很快又填上红紫夹杂的山土，一座浑圆的墓穴，便耸立于莲花峰巅五行石阵的中央了。

灰袍老僧此时已把一块青石板提来，猛地向墓的北面一插，青石板入地近尺，稳稳而立，只是青石上仍然空白，尚非完全的墓碑。

郭敬之惊奇之际，突见灰袍老僧猛吸口气，左手抱着婴儿，右手骈指向青石板上划去。立刻，一行龙飞凤舞的字体，便在青石板上凹凸浮现出来：郭氏先祖之墓。灰袍老僧以指代刀，比刀锋更利，他的功力，简直已到通玄的境界了。

郭敬之惊骇之际，突见墓碑刚成，墓周便冒出丝丝红紫之气，直向墓碑冉冉飘去，眨眼间，墓碑上的刻字，已被染成紫红色文字了。

灰袍老僧此时忽地沉喝道：“快！郭氏后人，叩拜先祖！”话声未落，灰袍老僧手抱的婴儿，已转到郭敬之的手上。

郭家婴儿仍在啼哭不止，但哭声却越发宏亮了。郭敬之此时已毫无主意，闻灰袍老僧喝声，也不答话，抱着婴儿，便在先祖坟墓碑前跪下，叩拜起来。他怀中的婴儿，随着郭敬之的叩拜，小脑袋竟也一上一下的连连点动，就如成年人的叩头模样。

就在此时，奇变突现，郭家婴儿的啼哭声突然停了，他的眼珠儿滴溜溜的盯着墓碑上的紫红文字，也不知被他发现什么或者感应了什么，竟格格地欢笑起来。

郭敬之正在叩拜，他不由一阵目瞪口呆，喃喃地道：“怎的了？遇仙？撞邪？还是鬼迷心窍？”

灰袍老僧却神色欣然，凝神倾听郭家婴儿的笑声。站在墓周的四名仵工，却如见鬼魅似的满脸惊疑。

好一会儿，郭家婴儿的笑声突然停了。灰袍老僧含笑向郭敬之道：“恭

喜施主，令郎已与祖先莲花龙脉元气汇聚，日后可保平安顺遂，一飞冲天矣！”

郭敬之抱着婴儿，站了起来，仍满脸惊疑，忙道：“大师！何喜之有？小儿的哭啼虽然止住，但又笑声不止，疯疯癫癫，莫非他已成白痴了？”

灰袍老僧微笑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，郭施主，老衲问你，令郎自出娘胎，哭到今日傍晚，是多少时日呢？”

郭敬之想也不想，便立刻道：“大师！该是第八十八天了。”

灰袍老僧又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恰好是第八十八天，令郎刚才的笑声次数，郭施主可听清了吗？”

郭敬之刚才心神恍惚，正为儿子的安危担心，因此根本分辨不出，他一听便茫然地摇头道：“我并没有听清楚，怎知他笑的次数呢？”

旁边的仵工，却异口同声道：“郭老爷，我等听得一清二楚，令郎啼哭声停后，格格笑了八十八次呢！”

四名仵工均听到，这便不由郭敬之的不信了。他惊奇的瞪大了眼睛，似乎也意识到这其中隐含什么惊人奥秘，忙向灰袍老僧道：“大师啊！果然有点古怪，不知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？”

灰袍老僧微笑道：“令郎自降世即哭啼不止，此乃其受祖脉煞气侵害之象也，他哭了八十八天，亦即预示他日后的八十八年岁月，均不得安宁，须历无数磨劫。但他自祖脉移葬此地，即与莲花龙脉汇聚，再与祖宗元气感应，已脱胎换骨，可保八十八年的福寿绵延，绝不会中途夭折，虽危而安，虽难而不折，是故令郎才发出八十八次的笑声也！且日后此子必光宗耀祖，乃为国为民的中流砥柱之才，郭施主有此福儿，亦可告慰令先祖九泉之下矣！”

郭敬之一听，他此时对灰袍老僧的神通已深信不疑，不由又喜又奇，忙向他拜谢栽培之恩，又殷殷相求道：“大师啊，小儿有此福缘，皆大师所赐，望大师一并成全，赐小儿名字吧！”

灰袍老僧也不推辞，他目注郭家婴儿，微一沉吟！便朗声道：“此子相貌俊逸，仪表不凡，且更可替你郭氏一脉光大门楣，名留万世，那便取其义叫‘郭子仪’吧！”

郭敬之大喜道：“郭子仪，日后此子若替郭家光大声名威仪，那便当真是‘郭子之仪’啊！好！好极了，多谢大师赐名！”





郭子仪

第一回
老蚌生珠

自经灰袍老僧这一命名，郭家这位奇特的婴儿，便正式称为郭子仪了。

当下郭敬之见灰袍老僧已有辞别之意，不由心有不舍，忙又道：“大师神通惊世，不知可否指点郭某的命运一二呢？”

灰袍老僧闻言向郭敬之目注一眼，只见他额际山林命宫之位，原潜的青黑之气，虽已移葬祖脉，但却没有消散，反而向下面的“精舍”、“光殿”、“年上”、“寿上”、“准头”等命宫位下延，而最后凝聚于右“仙库”命宫位上，牢牢盘踞。他不由暗叹口气，心道，此乃祖脉煞气已侵元气之象，虽经移葬，却难与龙脉汇融，难望“莲花龙脉”的荫庇也。且青黑之气下延而盘踞于右“仙库”主人之五十三岁大运，即遭煞侵，盘踞不去，郭敬之的寿数因而必难逾越五十三岁的大限也，他的运数如此，夫复何言？

当下灰袍老僧已确判郭敬之的运数，但也不便明说，只微叹口气，略示端倪道：“郭施主，老衲保你十年之内必顺遂安康，不必多疑，且用心抚育令郎郭子仪他成人吧！”

郭敬之不得要领，心道：能有十年安康，也足可把子仪培育成人，郭家有后，吾尚有何憾？他也不再追问了。稍一顿，郭敬之忽然醒起，与灰袍老僧相处数日，又蒙他恩赐龙脉，却竟连他的来历也不知道，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气。

郭敬之连忙向灰袍老僧俯身拜道：“大师啊，你如此助我郭家，尚未来得及请教大师法号，当真失礼之极，万望大师赐示。”

灰袍老僧闻言呵呵一笑，身形即冲天而起，于半空猛一回旋，已远在半里外了，只听一阵苍劲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郭施主，老衲法号无极，人称昆仑无极和尚，吾与令郎他有甚深渊源，此行乃势所必然，因此不必言谢也！郭施主且请记住，待令郎子仪懂事，便代老衲向他传话：吾十年之后，与他于昆仑山重聚。”

灰袍老僧——无极和尚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他的灰色身影，也便消逝于太华山莲花峰巅的暮色中了。

郭敬之心中不由一阵惊愕，因为“昆仑无极神僧”的名头太响亮了，他早闻其名，但大半生追求，却连其人的影子也见不到。不料自己的儿子甫一降世，便把传说中的绝世高人引出来了，郭敬之在惊骇之余，也忽然明白，能见到“无极神僧”的并非他郭敬之，而是他的儿子郭子仪，由此应足证，